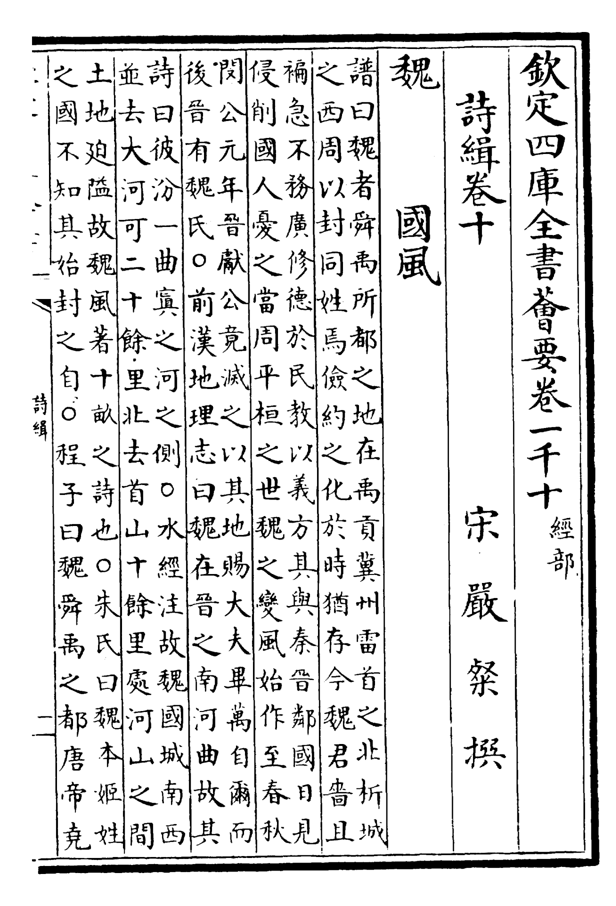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十　經部

詩緝卷十

宋　嚴粲　撰

魏　國風

譜曰魏者舜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儉約之化於時猶存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前漢地理志曰魏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之河之側○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朱氏曰魏本姬姓之國不知其始封之自○程子曰魏舜禹之都唐帝堯

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美厚之俗歷二叔之世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

齊始霸也晉代興也齊之次在晉而魏晉之所滅也魏而後唐猶邶鄘先衛也魏唐無淫詩蓋猶有先代之風化焉

葛屨音句刺褊也褊隘之上魏地陿隘陿音洽隘挨之去聲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嗇音色而無德以將之按譜魏風七篇當平桓之間○

廣漢張氏曰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毫分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其急迫瑣碎之意

魏風莫知其世次而鄭譜以平桓當之魯閔之元庚申晉獻滅魏實惠王時也惠十六前乎惠為莊僖譜不以當之乃越莊僖而繫之平桓豈亦有據而云邪鄭以葛屨等五篇刺儉為一君伐檀碩鼠刺貪為一君蓋魏風非一世之作自桓王之時秦人圍魏癸酉魯桓四桓王十二其國迫而侵削久矣故譜以為平桓之世也曹氏曰魏晉皆有儉嗇之風然其詩若作在獻公并吞以後則其俗漸已荒侈此詩每刺勤儉知其在未并於晉以前也

糾糾葛屨糾音九○傳曰糾糾猶繚繚也繚音了○今曰疏以為稀疏之貌非也繚繞纏也糾三合繩亦繞纏之意故云猶繚繚也○葛屨解見齊南山可以履霜摻摻女手摻音杉○傳曰摻摻猶纖纖也○今曰讀者多作纖非也可以縫裳要之襋之要音褸襋音棘○傳曰要褸也襋領也好人服之朱氏曰好人猶言大夫也○今曰好人猶言君子尊貴者之稱也今俗稱猶然

魏地陿隘其民窘於衣食故生機巧之心而急於趨利夏當用葛屨冬當用皮屨今魏之男子葛屨既弊而以繩糾纏之糾而復糾謂其可以踐霜奔走道路

祁寒不休也未嫁之女其手纖纖謂其可以出而為人縫裳也要之謂治裳之褄襋之謂治衣之領治衣裳之要領以為好人之服而利其傭資也皆急於趨利也補傳曰今所至通都大邑窶人之家男子則祁寒奔走於道路以販鬻為業女子亦不蔽藏至出市井為人刺繡之類恬不以為怪獨詩人創見魏之民俗故刺之

好人提提音題○傳曰提提安諦也宛然左辟音避○今曰宛委曲遜順貌○蕪氏曰讓而避者必左佩其象揥音織韻又音替○解見鄘君子偕老○朱氏曰揥所以摘髮用象為之貴者之飾也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上章既言其民機巧趨利此章言由君之儉嗇褊急所致尊貴之人其容止提提然安徐而審諦其辭讓而左辟也其儀宛然而遜順又以象骨為搔首之揥而佩之其威儀服飾之美無可譏者獨其中之褊急為可刺耳好人泛言尊貴者不欲斥其君也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沮洳（沮去聲洳音孺）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疏曰王肅孫毓皆以為大夫采菜崔靈恩集註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按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得通

或以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汾水又出於晉疑魏風皆晉詩猶邶鄘皆衛詩非也季札觀樂邶鄘衛風為衛風而魏唐異譏知魏風非晉矣園有桃十畝之間皆言國之侵削非晉事也

彼汾沮洳說文曰汾水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蘇氏曰汾水出於晉其流入魏○朱氏曰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也言采其莫音暮○傳曰莫菜也○陸璣曰莖大如筯赤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璽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為羮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繅音繅酢亦作醋醶也○山陰陸氏曰其子如楮實而紅今吳越之人謂之茂子彼其之子其音紀美無度疏曰非尺

寸可量也美無度殊異乎公路錢氏曰殊猶特也○疏曰公路與公行一也以其主君路車則謂之公路以其主兵車之行列則謂之公行宣二年左傳云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晉成公立乃宦卿之嫡子以為公族其庶子為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為旄車之族是其事也趙盾自以為庶子遜公族而為公行服虔云旄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之官也其公族則適子為之掌君宗族旄音毛

魏君儉勤於彼汾水沮洳下濕之處采其莫菜以為蔬此人之德美信無限度矣雖其德美無限度然采莫之事特異乎公路之所為耳言儉嗇不似貴人也

公路之官猶不為此況於君乎公儀休為魯相猶拔其葵今魏以國君采莫逼下甚矣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箋曰采桑親蠶事也彼其之子美如英今曰英草木之華也美如英殊異乎公行音杭○今考疏以為即公路也

彼汾一曲朱氏曰謂水曲流處言采其藚音續○傳曰藚水舄也舄音昔○釋草曰藚牛脣○郭璞曰如續斷寸寸有節釋曰陸璣以為今澤蕮郭所不取蕮音昔○曹氏曰采藚以治疾今考釋草別有蕍蕮釋云蕍一名蕮本草作澤瀉知藚非澤蕮也蕍音俞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解見上公路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廹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陳國區區而衡門欲誘掖其君檜至微矣而羔裘欲其君自彊於政治與園有桃詩意同蓋國無不可為患其君不能為耳此孟子告滕文之意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音爻心之憂矣我歌且謡音遥○傳曰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謡○疏曰樂則琴瑟對文如此散則歌未必合樂也○今曰此詩所言歌且謡但謂歌而又歌謡亦歌

也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今曰此詩大夫所作士者人臣之通稱彼人是哉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桃可以為核而不可以為殽䰟君不能用其民而愈趨於陋詩人以為推此氣象則園中有桃將取其實以為殽矣其者將然之辭言其必至於此憂之之辭也桃取之自己園囿之内見不能用其民也我心憂之至於歌而又歌以舒寫其心之抑鬱而不知我之

憂者謂我乃士也而為驕汰君猶儉而士乃驕此見責之辭也驕與吝對儉而譏之則疑於驕汰也於是答見責者曰爾以我為非矣然則彼魏君之所行果為是乎子之所言何謂如此也於是自歎我心之憂其誰知之重言其誰知之者深歎舉國之人莫察其心也然此之可憂較然易知彼特未之思耳朱氏曰或云比也園有桃則食其實國有民則用其力或云賦也詩固有一章而三義者在人觀之如何耳舊說不知我者皆以我為驕汰而謂彼魏君所行是矣是

哉當為疑辭如禹曰俞哉之意不當為是矣

園有棘傳曰棘棗也○山陰陸氏曰酸棗也於果為下○棘解見邶凱風其實之食今曰棗亦可以為核而不可以為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箋曰聊且略之辭也出行於國以寫憂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今曰罔極言無窮極也廣之謂猶言責人無己也考見衛氓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音戶胡之上濁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數音

朔
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觀魏之窘迫如此能無亡乎由其無德教而不能自
彊也

陟彼岵兮疏曰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屺傳言無草木岵有草木屺與爾雅正反當是傳寫誤也○陳氏曰岵也屺也岡也皆山之高處而可以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協韻耳瞻望父兮父
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今曰上猶赴也謂赴役也如赴官曰上官赴工曰上工七月上入執宫功以由田野入都邑為上此以由家居赴道塗為上今俗諺猶言上路也○
傳曰旃之也由來無止李氏曰左傳莊九年秦子梁子以公旗避於下道是以皆止古以見獲於

敵為止

孝子行役常念其親故因登高山而瞻望其父旣瞻望而不可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云我欲行之時父教戒我曰嗟我子從軍行役之時早起夜寐無得已息當赴役惟謹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返也李氏曰狄仁傑授并州法曹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顧見白雲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方得去

陟彼屺兮屺音起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傳曰季少子也○王氏曰尤憐少子婦人之情也○補傳曰兄不行而弟行故母之命已實季子也夙夜無寐今曰無寐

猶今人言醒睡也上慎旃哉猶來無棄詩記曰毋尚思言無棄毋而不歸也

陟彼岡兮岡解見卷耳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傳曰偕俱也○今曰必與同役者俱毋失伍也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句民無所居焉疏曰謂土田陿隘不足耕墾非謂無居宅也

十畝之間兮疏曰魏雖削小未必即然舉十畝以喻其陿隘也桑者閑閑兮閑音閑本亦作閑行與子還兮還音旋本亦作旋

場圃之地止有十畝甚言其削小也地陋民稠故采桑者無所可采徒閒閒然往來閒暇相呼行與俱歸言無所得桑而空歸也○舊說一夫百畝今止十畝然古者百畝以為田田中安得植桑或謂井廬邑居各二畝半合為五畝之宅合八家則在井者二十畝在邑者亦二十畝一處本共有二十畝之桑今止有十畝是削其半要之詩人情性之言特甚言之未必盡拘名數也若屑屑求合則意味索然矣以十畝言

之猶言彈丸黒誌之地也後世言郡之小者云得州如斗大皆甚言其小也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泄音曳○今曰舒而不迫亦閒暇之貌行與子逝兮

十畝之外他處亦然也或相與旋而歸或相與逝而往皆見閒暇無所事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坎坎伐檀兮坎苦感反○傳曰坎坎伐檀聲○朱氏曰用力之聲檀木性堅可為車○曹氏曰四牡檀車幝幝檀木堅韌故伐之之聲坎坎然非若丁丁之易也寘之河之干兮寘音至○傳曰寘置也干厓也河水清且漣猗音連伊○傳曰風行水成文曰漣○疏曰釋水云大波為瀾漣瀾義同○朱氏曰猗猗義與兮同書斷斷猗大學作兮莊子亦云我猶為人猗○詩記曰河水清且漣猗悠然於河之干阨窮而不悶者也不稼不穡傳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疏曰以稼穡相對皆先稼後穡故知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若散則相通胡取禾三百廛兮箋曰胡何也○傳曰一夫之居曰廛○疏曰謂田百畝也不狩不獵箋曰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縣貆音玄喧○說文曰縣繫也○箋曰貉子曰貆貉音鶴彼君子兮箋曰君子斥伐檀之人不

素餐兮傳曰素空也○今曰朱氏孟子解云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謂空食其祿而無補也餐七丹反

君子不得進仕自伐檀木其用力之聲坎坎然寘之河之干厓欲以為車之輪輻而自給也伐檀則供勞賤之役河干則在寂寞之濱賢者不得其所矣然其心無入而不自得故當伐檀寘河干之時見河水既清又且風行吹水成文而為漣漪而樂之悠然成趣不戚戚於得喪也蓋其心休休自得則隨寓之景皆見其可樂此其長往無悶豈復以窮達嬰懐者國人

惜君子之在野憤小人之尸位自不能無臧否之論謂人而有功於國則不耕而食不獵不獲可也汝小人何功乃不稼穡而取三百夫之田穀不狩獵而庭有縣貆之貆是素餐矣彼河干之君子若用於時必有事焉以稱其禄不如是之素餐也○詩記以君子親伐檀為義不素餐令不從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坎坎伐輻兮輻音福○疏曰伐檀為車之輻○今曰輻車輮也冬官輪人為輪云輻也者所以為直指也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輮音毛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傳曰直波也○蘇氏曰水平則流直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箋曰十萬曰億三百億謂刈禾之把數○今曰傳云萬萬曰億楚茨傳同豐年傳云數萬至萬曰億億與箋不同姑兩存之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傳曰獸三歲曰特○疏曰毛氏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疏曰伐檀為車之輪寘之河之漘兮漘音脣○傳曰漘厓也河水清且淪兮淪音倫○釋水曰小波為淪○傳曰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囷兮囷丘倫反○傳曰圓者為囷○疏曰方者為倉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鶉音純○鶉解見鶉之奔奔彼君子兮不素飱兮飱音孫○傳曰熟食曰飱○說文曰水澆飯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也斂去聲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解頤新語曰蠶之食桑無時而厭食盡而後已喻重斂者莫切於此鼠食物且食且驚四顧不寧喻貪畏者莫切於此

碩鼠指聚斂之臣即伐檀序所言在位貪鄙者也此

輩奉承其君以重斂於民故曰三歲貫女謂其君任用此人而吾事之已三歲矣國史題其事於篇端但曰刺重斂耳其後說詩者乃以為刺其君若大鼠程子謂序有失詩之意者此類是也臣之奉行由君政使然謂刺其君重斂可也便以碩鼠為稱其君不可也

碩鼠碩鼠箋曰碩大也○疏曰釋獸於鼠屬有鼫鼠孫炎云五技鼠郭璞云大鼠頭似兎尾有毛青黄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鼩鼠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碩鼠為彼五技之鼠也許慎云碩鼠五技能飛不

能上屋能遊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陸璣疏曰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鼫鼠也按此經作碩鼠訓之為大不作鼫鼠之字其義或如陸所言也鼫音石鼩音衢

無食我黍三歲貫女音汝○釋詁曰貫事也莫我肯顧逝將去女今考唐風有杕之杜噬肯來遊朱氏曰發語辭蘇氏云噬逝通適彼樂土樂音洛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呼聚斂之臣為大鼠言汝無食我黍矣我三歲事汝汝不肯眷顧於我言魏國用此重斂之人已三歲矣

我今將去汝而適彼樂土謂適有道之國也彼樂土樂土我得其所也連稱樂土者喜談樂道於彼以見其厭苦於此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今曰不肯德惠我也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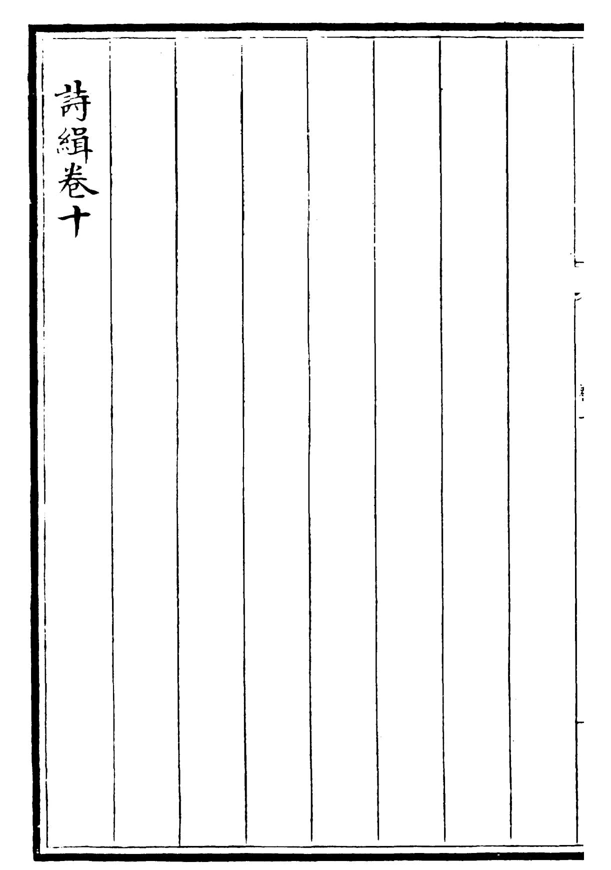
爾不肯德惠於我則我將求伸於他國直猶伸也謂得伸其志也受抑於此而欲求伸於彼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傳曰苗嘉穀也○疏曰苗之莖葉非鼠所食故云嘉穀穀生於苗以

協韻三歲貫女莫我肯勞范氏曰不肯以我為勤勞也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音毫○傳曰號呼也

魏人為爾重歛所迫至於長號彼樂郊則誰長號乎謂無歎息愁恨之聲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詩緝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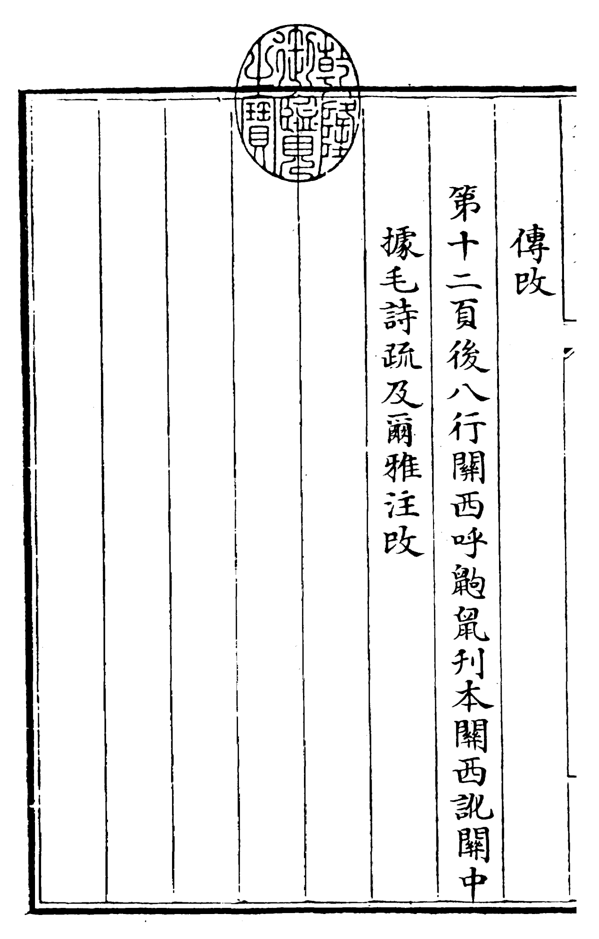
謹案卷九第六頁後三行揟乃先歸刊本歸訛往今改

第十頁後七行天官屨人刊本屨訛履據周禮改

第二十頁後七行正所以射于侯中者刊本中者訛者也據詩毛傳改

卷十第一頁後三行魏唐無淫詩刊本魏訛後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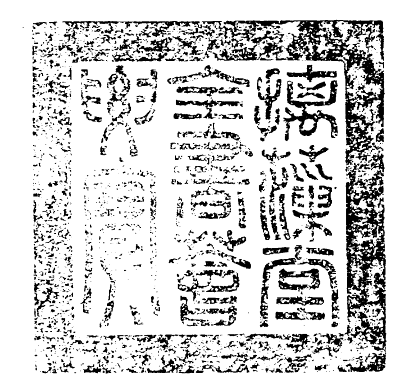
第四頁後二行自是晉無公族刊本族訛侯據左



傳攺

第十二頁後八行關西呼鼩鼠刋本關西訛關中

據毛詩疏及爾雅注攺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　梅

謄録監生臣湯汝梅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緝卷十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詩緝卷十一

宋　嚴粲　撰

唐　國風

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為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嶽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朱氏曰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

堯都有四地理志太原晉陽太原郡平陽縣注云故詩唐國

晉水所出一也河東平陽河東郡平陽縣注云堯都也在平河之陽二也中山唐縣中山國張晏注云堯為唐侯國於此三也河東彘縣順帝改曰永安臣瓚於晉陽下注云所謂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師古云瓚說是也四也詩之唐國其說有三詩譜以為堯始居晉陽後乃遷平陽於詩唐國為晉陽皇甫謐以為堯始封於中山唐縣後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於詩唐國為平陽臣瓚又以唐國為永安今考堯都雖

有四而詩之唐國當從詩譜為晉陽何以明之蓋成王封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其子燮以晉水所出改為晉侯晉陽實晉水所出則唐叔虞之始封在晉陽矣唐以堯得名晉以水得名其地一也晉之遷徙不一歷歷可考自叔虞始封於晉陽其後三世至成侯叔虞曾孫自晉陽徙曲沃即河東聞喜縣蟋蟀刺成侯之曾孫僖公則都曲沃時詩也八世至穆侯僖侯之孫自曲沃徙絳即河東絳縣前都絳時無詩十世至昭侯穆侯之孫自絳

從翼在平陽絳邑縣東 山有樞揚之水椒聊綢繆杕杜羔裘刺昭公鴇羽刺大亂五世皆都翼時詩也自昭公以曲沃封桓叔至其孫武公并晉又自曲沃徙絳無衣美武公有杕之杜刺之葛生采苓刺獻公則皆後都絳時詩也

蟋蟀音悉率 刺晉僖公也疏曰僖公司徒靖侯宜臼子 儉不中禮中去聲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樂音洛 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思去聲 儉而用禮乃有

堯之遺風焉曰晉僖公詩都曲沃當共和之間○疏曰此實晉詩而編詩者名之為唐蓋推本其民俗所以能憂深思遠儉而用禮者皆唐堯之遺化故謂之唐也言堯之遺化使然非晉君之化能然也晉君自儉不中禮安能使民知禮觀蟋蟀之詩言職思其憂是憂深思遠言好樂無荒是能儉而用禮其風俗可見唐風諸詩皆然○曹氏曰班孟堅云參為晉星其民有先王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季札聞唐之歌云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

僖公之病在於鄙陋局促而無深遠之慮此詩欲開廣其志意提策其精神以為圖度國事之地非欲其自虞樂而已也廣漢張氏曰夫人有以自樂則庶幾舒泰和豫而無拘迫之患樂而無荒

則斯能周旋四顧而所憂者必得訓夫政之所當務與夫患之所當防者斯可以次而理矣

蟋蟀在堂郭璞曰蟋蟀促織也○釋蟲曰蟋蟀蛬蛬音拱又音筇○陸璣曰似蝗而小一名蜻蛚里語云促織鳴嬾婦驚蜻蛚音精列○傳曰九月在堂○疏曰九月在户堂即室户之外也歲聿其莫音暮○傳曰聿遂也○疏曰莫晚也當九月則歲未莫過此月則歲將莫是歲實未莫而云聿莫故知聿為遂遂者從始嚮末之言也今我不樂音洛日月其除音筯○傳曰除去也無已大康大音泰○傳曰已甚也○朱氏曰大康過於樂也○職思其居協韻音據○傳曰職主也○廣漢張氏曰居謂其位也好樂無荒好去聲樂音洛○箋曰荒廢亂也○良士瞿瞿音句○朱氏曰瞿瞿驚懼之貌○解見齊東方未明

此詩欲僖公意氣舒泰然後思慮開闊故先言九月蟋蟀入在於堂以附近於人則寒氣漸至而歲遂將莫矣今我僖公若不自樂則日月遂去矣所謂樂者非甚太樂當主思其所居之位居國君之位則一國之事皆吾精神念慮之所當及好樂而無至於荒廢當如彼良士瞿瞿然長慮却顧也職思其居啓其憂也好樂無荒作其勤也良士瞿瞿儆其懼也三言而君國之道盡矣詩人之言及此豈非堯之遺風乎○

十月以後至十二月皆可稱歳莫采薇言歳亦莫止又言歳亦陽止十月為陽是以十月為歳莫也此蟋蟀在堂之户止是九月過此方是十月故云聿其莫或曰周建子故以十月為歳莫也

蟋蟀在堂歳聿其逝朱氏曰逝去也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傳曰邁行也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音貴○傳曰蹶動而敏於事

前言思所居之位則在内之事皆入於念慮矣至於

在外之事亦不可不慮也後來如昭公不能思其外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矣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疏曰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役車休是農功畢而無事也今我不樂日月其慆音叨○傳曰慆過也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朱氏曰休休安閒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農事畢而役車休民猶休息人君可以娛樂之時也既思內事又思外事內外無遺慮矣。然憂患之來又有出於非常者亦不可不思慮也惟瞿瞿然警懼故

能蹶蹶然勤敏既警懼而勤敏則事事有備可以從容應之故休休然安閒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音謳刺晉昭公也疏曰昭公伯文侯仇之子○桓二年左傳曰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始兆亂矣凡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埽灑鰓之上埽音喿政荒民散將

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曰晉昭公詩都翼平王時

周以岐豐賜襄公秦崛興而周遂微晉以曲沃封桓叔曲沃強而晉不支矣唐風自山有樞至鴇羽皆都翼時詩也僖公病在鄙陋故蟋蟀欲開廣之昭公死亡已迫此詩言與其坐待死亡不若為樂欲激發之使知戒懼二詩之意所主不同皆非勸其君以虞樂也後序所謂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自樂其辭衍

矣

山有樞釋木曰樞荎荎音迭○郭璞曰樞今之刺榆也○陸璣曰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為茹美於白榆也隰有榆音俞○曰榆者總言諸榆也榆之種多不知所指也○今白釋木云榆白枌孫炎云榆白者名枌毛於東門之枌以枌為白榆是也陸璣釋榆云白枌也誤矣爾雅謂榆白為枌璣誤謂榆為白枌也枌乃榆之白者無緣榆又為枌之白者陸璣又云榆之類有十餘種葉皆相似皮及理異耳然則此言隰有榆總言榆耳子有衣裳疏曰子昭公也弗曳弗婁音閭○疏曰衣裳在身行必曳之○傳曰婁亦曳也○今曰漢文帝贊衣不曳地曳婁有優游娱適之意○補傳曰婁者曳而至於斃壞也南楚凡人貧衣破謂之褸裂古人用字多從省故省衣作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疏曰走馬謂之馳策

馬謂之驅驅馳俱是乘車之事宛其死矣^秦

馬謂之驅驅馳俱是乘車之事宛其死矣秦薰葭箋曰宛坐見貌他人是愉音俞○傳曰愉樂也

興也桓叔有伐晉之謀昭公禍在朝夕而不悟國人難察察言之故但言山則有樞隰則有榆不待外求猶國之有衣裳車馬也今昭公有衣裳而不曳婁之以優游娛適有車馬而不馳驅之以快意肆志宛然坐見其死則他人取之以為愉樂矣此非勸昭公為樂也謂可惜此衣裳車馬之物將為他人所有將以

喚醒昭公使之覺悟託言何不曳婁馳驅耳昭公若會其言外之意必矍然知懼汲汲然思所以為防患之計何暇曳衣裳驅車馬事鐘鼓瑟琴以為樂乎

山有栲音考○釋木曰栲山樗樗音攄○疏曰郭璞云栲似樗色小白生山中亦類漆樹俗語櫄樗栲漆相似如一○陸璣曰山樗生山中與下田樗大略無異葉似差狹耳方俗無名此為栲者似誤也今所云為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為車輻或謂之栲○今曰姑兩存之

隰有杻音狃○釋木曰杻檍檍音億○陸璣曰葉似杏葉而尖白色皮正赤為木多曲少直枝葉茂盛二月中葉疏開花似練而細蘂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檍材可為弓弩

榦郭云似棣細葉葉新可飼牛筋音斤　子有廷內弗洒弗埽　傳曰洒灑也○疏曰以水濕地而埽之　子有鍾鼓弗鼓弗考　今曰鼓動其聲也解見鹿鳴○傳曰考擊也　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疏曰保居而有之

山有漆　音七　隰有栗　漆栗並解見定之方中　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　傳曰永引也　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言死亡迫矣不及為樂則有倉卒之恨是來日已短宜及今為樂以延引此日也　詩記曰詩人豈真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呂祿棄軍其姑呂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也嬃音須

或說人多憂則日短飲食作樂可以引長此日然愁
當覺日長作樂當覺日短不應反言之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今曰封叔父沃成師即桓叔
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曰晉昭公詩都翼平王時○疏曰左
傳惠公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河東
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
將叛者潘父之徒而已國人拳拳於昭公無叛心也
後序言過矣異時潘父弒昭公迎桓叔晉人發兵攻

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皆可以見國人之心矣亦唐

風之厚也

揚之水解見王風白石鑿鑿音作○傳曰鑿鑿然鮮明貌○曹氏曰石非浮物終無可轉徙之理○今曰石以白言又稱鑿鑿然鮮明皓皓然潔白蓋石在水中為水所蕩滌故其白如此末章言粼粼亦謂水清石見素衣朱襮音博○曰素絲也以素為衣者謂中衣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也曰朱朱緣也謂染繒為赤色為中衣之緣也曰襮領也謂繡黼領也繡刺白黑文以襮領也緣去聲襮音偃衣領也○䟽曰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矣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僣禮也大夫服之則僣知諸侯當服之也○今曰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注云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

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又疏云凡服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上加朝服中衣其制如深衣但中衣之袖小長耳此以素為衣是以絲為之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也朝燕之中衣皆以布為之朝服以布為之則中衣亦用布矣公之孤及天子大夫四命皆爵弁自祭大夫士助祭於君亦服爵弁以上則中衣亦用素但不得用朱襮也○箋曰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

從子于沃今曰下文

君子既指桓叔則此言子者設言欲叛之人如潘父之徒也于往也

既見君子箋曰君子謂桓叔

云何不樂音洛

興也水喻昭公石喻桓叔悠揚之水淺弱豈能流動

水中之石徒見其石在水中鑿鑿然鮮明耳喻昭公

微弱不能去桓叔之彊也又設為國人相語之辭言以素絲為中衣以丹朱為緣以繡黼為領此諸侯之服也今子欲奉此服於桓叔我將從子往沃以見此桓叔則如何不樂乎謂從之則可免禍而無憂也子指叛者設言其人其意謂國中有相與為叛以應曲沃者矣此微辭以泄其謀欲昭公聞之而戒懼早為之備也○時沃有篡宗國之謀而潘父陰主之將為內應而昭公不知故此詩深警之謂昭公勿以沃為

患之在外而猶緩也今國内有謀應之者欲奉沃以為君而簒汝之位腹心作難而外患乘之禍已迫矣此正發潘父之謀其忠告於昭公者可謂切至若真欲從沃則是潘父之黨必不作此詩以泄漏其事且自取敗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音鎬豪之上濁○傳曰皓皓潔白也素衣朱繡疏曰謂於繒之上繡刺以為黼從子于鵠音斛○傳曰鵠曲沃之邑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傳曰言無憂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音鄰本有作磷○今曰巛音澮巛音川粼粼從澮非從川也俗從川非○傳曰粼粼清澈也○朱氏曰水清石見之貌我聞有命蘇氏曰命桓叔之命也不敢以告人

命謂桓叔簒晉之謀已定命其徒以舉事禍將作矣我聞其事而不敢以告人也言有命者迫切之辭言不敢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也○昭公諸詩皆以沃彊為憂山有樞言死亡之迫最激切而微辭深意未若此詩末章之云蓋反辭以見意故泄其謀欲昭公

知之忠之至也諸家皆謂國人助之而匿其情且引陽生夜至於齊國人知之而不言為比晉人之心異於齊也自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逾六七十載廹於王命而後不敢不聽在昭公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若助桓叔而匿其情則此詩不作可也亦既聲之於詩使采詩者颺之以諷其君矣安在其為匿之也故言不敢告人者乃所以告昭公言我聞有命者又以見其

事已成禍至甚迫所以激發昭公者至切切也執詩之辭而不能以意逆志固哉說詩風人之旨遠矣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蕃音煩衍延之上濁）子孫將有晉國焉（曰晉昭公詩都翼平王時）

此詩言桓叔之彊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而非主桓叔言在此而意在彼也說詩不用首序則以此詩為美桓叔亦可矣

椒聊之實釋木曰椵大椒椵音毀○郭璞曰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為椵○曹氏曰聊薄略也薄略之實而盈升盈匊蕃衍之至也蕃衍盈升今曰蕃茂也行廣也古者為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分龠二為合合十為升升匊皆言椒之蕃衍而已不必較升匊之大小彼其之子其音紀碩大無朋李氏曰碩即大也即序所謂盛彊也○傳曰朋比也椒聊且沮之平遠條且錢氏曰木枝之新長曰條

興也椒實蕃衍采之盈升喻桓叔以子孫衆多之故其碩大盛彊無與倫比矣然方興未艾將不止於今日之所觀故復歎是椒也其新

長之條日益遠矣條益遠則實益蕃喻桓叔他日之子孫將日益衆多也桓叔日彊昭公其危哉為告昭公故稱桓叔為彼也○舊說蕃衍碩大遠條之意重複今分別之以見詩人紆餘之旨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 音菊○傳曰兩手為匊 彼其之子碩大且篤 且七野反○傳曰篤厚也○今曰篤如篤公劉之篤篤厚則福慶未艾也 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 綢音儔繆莫彪反從韻 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曰晉昭公詩都翼平王時○補傳曰國亂則征役無時賦斂無節民既不得安居且乏貨財不能講禮此昏姻所以失時也

此詩言刺晉亂亦猶鄭丰東門之墠溱洧言刺亂也然鄭因亂而淫晉雖亂而否可以見其篤厚純固之俗而聖人風教猶存矣

綢繆束薪傳曰綢繆猶纏緜也○疏曰綢繆是束薪之狀○曹氏曰詩人每以薪喻昏姻如翹翹錯薪析薪析薪如之何是也束薪者析於彼而合於此有昏姻之義焉○補傳曰昏姻必有禮以綢繆之三星在天傳曰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參解見召小星○王肅曰謂十月也○今夕何夕

見此良人朱氏曰良人夫稱也○補傳曰秦風云猒猒良人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王氏曰言女子之失時也

興也傷女子之失時言薪析而散於地必用物以綢繆之乃得合而成束男女異姓不相知亦必用禮以綢繆之乃得合而成昏昏禮自納采問名禮節不一是綢繆纏綿之意也二十八宿半隱半見故以始見東方為在天參之三星昏見東方已在天矣今夕是何月之夕乎是十月嫁娶之時也爾女子可以嫁而

見此良人矣然國亂民散不能備禮猶未得嫁故又歎此女子汝當如此良人何言欲從良人而未遂無可奈何也處亂世而必待禮之綢繆不肯苟合斯其謂之唐風也○毛以秋冬為昏時則以三星為參十月參星始見東方於禮可以昏矣鄭以嫁娶用仲春則以三星為心三月心星見則時已晚矣今從毛義一章言見此良人則子兮子兮指女子也

綢繆束芻令曰朱氏孟子解云芻草也蕘薪也三星在隅傳曰東南隅也○疏曰謂十一

月十二月也。今夕何夕見此邂逅音械侯○邂逅解見鄭野有蔓草 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參星在天之東南隅是十一月十二月昏姻之時已晚矣邂逅謂欲其議速成迨其今兮之意非欲不期而會也二章言見此邂逅則子兮子兮指男子及女子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傳曰參星正中直戶也○疏曰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曹氏曰戶正南也今夕何夕見此粲者李氏曰國語雖曰女三為粲而又曰粲美物也是言美女

也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王氏曰言男子之失時也

三章言見此粲者則子兮子兮指男子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杕杜杕音弟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并音併○曰晉昭公詩都冀平王時○補傳曰曲沃之為晉禍六七十年間簒逆者四五具其寡助也至矣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晉為曲沃所并寡助之驗也

唐風刺時者三杕杜羔裘鴇羽皆為昭公以時事可憂也

有杕之杜傳曰杕特生貌○釋木曰杜赤棠○樊光曰赤者為杜白者為棠赤棠白棠解見甘棠○

山陰陸氏曰赤棠木理堅韌亦可作弓弩榦其葉湑湑須之上○王氏曰湑潤澤也○李氏曰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云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葛藟猶能芘其本根獨行踽踽音矩○傳曰踽踽無所親也○今曰朱氏孟子解云踽踽獨行不進之貌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比音備○范氏曰比親也人無兄弟胡不佽焉佽音次○傳曰佽助也

興也木無枝葉則日燥其根上之土而其木易枯有杕然特生之杜其葉湑湑然潤澤雖無旁木之蔭而葉獨足以芘其本根昭公不親其兄弟則如道路獨

行之人踽踽然無所親曾杕杜之不如也豈無他人乎不如我同父之人言他人不足恃也昭公既如道路獨行之人遂以同路之行人曉諭之嗟彼行路之人何不相親比乎必不相親也人之無兄弟者何不外求佽助乎必不相助也信他人不如同父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音精○傳曰菁菁葉盛也獨行睘睘音瓊○傳曰睘睘無所依也○曹氏曰說文云睘睘驚視也獨行多懼故睘睘也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王氏曰同姓雖非同父猶愈於他人耳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

不佽焉

同姓亦謂兄弟變文成章耳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曰晉昭公詩鄁翼平王時

昭公有曲沃之偪孤危將亡而其臣又不為保障之

謀時事大可憂也故曰刺時

羔裘豹袪羔裘解見召羔裘○曰袪者袂口也○疏曰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稱自我

人居居如字又音據○箋曰我人我人民也○今曰自從也舊以為用今不從○釋訓曰居居惡也○

傳曰懐惡不相親比之貌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上下通服君純羔大夫間之以羔皮為裘以豹皮飾袖口也在位者不恤其民故民呼服是羔裘豹袪之人謂之曰爾但從我衆人處居居然傲狠而無相親之意無奈他人何也意謂在位不能禦曲沃但能虐我民耳爾既不恤我我非無他人可以往歸也以予之故舊而不忍去耳唐風之厚可見矣

羔裘豹褎音袖自我人究究釋訓曰究究惡也○孫炎曰窮極人之惡○今曰究究言

察察也 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今曰故舊之好也

爾但從我衆人處究究然苛察他人有逆亂之謀則不能察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鴇羽 鴇音保 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 箋曰大亂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疏曰左傳桓二年稱魯惠公三十年晉潘父殺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隱五年傳稱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隱六年傳稱翼人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桓二年傳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

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三年曲沃武公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桓七年傳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翼是大亂五世之事

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養音樣而作是詩也

今曰晉小子侯詩都翼桓王時

古者親老而無兄弟當免征役況其君子乎晉亂而不暇恤故刺之

肅肅鴇羽

傳曰肅肅鴇羽聲也○陳氏曰其羽急疾○釋文曰鴇似鴈而大無後趾○孔氏曰鴇連蹄性不樹止

集于苞栩

音許○傳曰集止也○釋木曰樹止則為枯苞稹又曰栩杼稹音軫○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曰栩杼也櫟也杼也櫟音歷杼舒之上○郭璞曰柞樹也○陸璣曰栩今柞櫟

也徐州人謂櫟為杼或謂之為栩其子為皁或言皁斗其殼為汁可以染皁謂櫟為杼五方通語○今曰緜柞棫拔矣疏云釋木不言櫟是柞陸璣云周秦人謂柞為櫟蓋據時人所名而言之二柞櫟考見秦晨風

王事靡盬音古○傳曰盬不攻緻也緻音治密也○疏曰盬與蠱字異義同蠱害器敗穀皆謂之蠱是為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

不能蓺稷黍箋曰蓺樹也○稷黍解見王黍離

父母何怙胡之上濁○傳曰怙恃也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興也鴇連蹄不樹止今鴇羽之聲肅肅然急疾其飛既勞又集止于叢生之栩木失其所矣如君子不當下從征役也君子以王事不可不堅固不遺餘力遂

不能種埶稷黍父母將何所怙恃乎乃呼天而愬之歎其悠悠遠而不聞曰何時使我得其所乎補傳曰語意雖切未敢怨其上詩人之忠厚也諸侯為天子牧民公家之事皆王事也或謂哀侯與緡之立皆有王命故稱王事狹矣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棘解見邶凱風王事靡盬不能埶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蘇氏曰極止也

肅肅鴇行音航○蘇氏曰列行也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埶稻粱釋草曰稌稻又曰虋赤苗芑白苗○釋曰按說文云沛國謂稻為糯杭稻屬也本草以杭米稻米為二物

秔糯甚相類黏不黏異耳依説文稌稻即糯也秔音庚粳同俗作粇粘尼占反○郭璞云赤苗今之赤粱粟白苗今之白粱粟○朱氏曰稻即今南方所食稻米粱粟類也有數色○錢氏曰粱似粟而大

父母何嘗 朱氏曰嘗食也 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范氏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猒亂之甚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美晉武公也 曰桓叔成師始封曲沃莊伯鱓桓叔子也武公稱莊伯子也鱓音善 武公始并晉國 并音併 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 為使皆去聲○補傳曰魯莊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天子之使其虢公乎 而作是詩也

曰晉武公詩都絳僖王時○疏曰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于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為晉侯

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計緡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虢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虢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

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序言美之者特武公大夫之意耳山有樞揚之水椒聊杕杜諸詩國人每以沃彊為憂而拳拳顧忠於昭公以晉世家考之初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為孝侯此桓叔初舉

而國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弒孝侯于翼晉人又
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音隙是為
鄂侯此莊伯再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
伐晉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此莊伯三舉而
國人又不與也至武公虜哀侯晉人復立哀侯子小
子是謂小子侯此武公四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
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此武公五舉而
國人終不與也最後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寳

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為諸侯然後晉人力不能討無如之何然則武公之得國晉人特廹於王命不得已而從之耳豈以武公為可美哉且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簒弒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于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也夫王不命焉而請之非禮也不聞朝王而請命于其使尤非禮也此正與唐藩鎮戕其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又

以賂王而得之烏取其美也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征伐不出天子政逮於大夫蓋屢歎之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變天理之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其亦必不與武公也已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武公之初弑小子侯也桓王猶能命虢仲立緡于晉又命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是則周雖微而名分猶存也至僖王受武公之賂而命之為諸侯則紀綱蕩然矣

他日三家分晉周王又移其命武公者命三家矣嗚呼王者代天爵人而賄以行之君子是以知周之不復振也司馬溫公論三家之事以為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君臣之禮既壞將使生民之類糜滅幾盡遂特著以為通鑑之首愚於武公亦云故曰無衣美武公者特其大夫之意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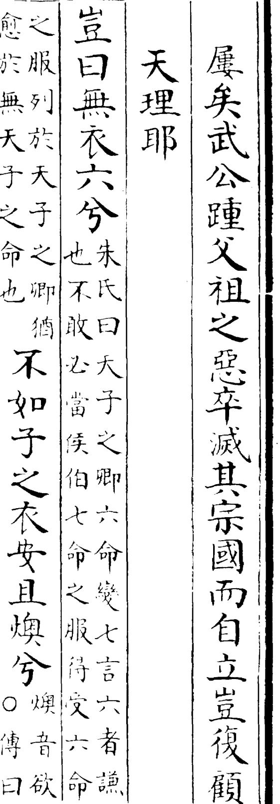
豈曰無衣七兮今曰春官司服注鷩冕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即鷩也二曰火三曰宗

彝皆畫為繢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絺以為繡鷩音鼈○疏曰春官巾車云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注云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車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然則唐叔是王之母弟車服猶如上公上公之服九章此大夫不請九章之服而請七章者王子母弟車服得如上公無公文正以周之建國唯二王之後稱公其餘雖大皆侯伯也彼云同姓以封必是封為侯伯侯伯以七為節而金路樊纓九就則知王子母弟初出封者車服猶如上公故特以九為節如上公者唯王子母弟一身若唐叔耳其後世子孫自依爵命之數故請七章之衣也

不如子之衣令曰子者指天子之使言之安且吉兮

此述請命之辭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

言我非不能造此衣之七章然不如子之賜我者為安且吉也就天子之使請衣故云子之衣諸侯非有天子之命則人得而討之曲沃自桓叔以來屢得志矣晉人不服每攻而去之故以請於天子者為安吉然曰我非無之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劉仁恭謂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色耳與豈曰無衣之言一也武公之請命特迫於利害之計耳舊說以為武公天理未盡滅非也曲沃自桓叔以來弑逆



屢矣武公踵父祖之惡卒滅其宗國而自立豈復顧天理耶

豈曰無衣六兮朱氏曰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七命之服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於無天子之命也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燠音欲○傳曰燠煖也

言六者變文成章耳燠煖亦謂安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

以自輔焉曰晉武公詩都絳僖王時

有杕之杜解見上杕杜生于道左箋曰道左道東也○今曰以南為正則左為東彼君子兮噬肯適我蘇氏曰噬逝通○朱氏曰發語辭也中心好之好去聲曷飲食之飲食音蔭飼

興也有杕然特生之杜生於道東猶武公之寡特而無輔也賢者隱伏山林武公不能招徠之國人於是自致其愛慕之意曰彼賢者其肯暫過我乎若肯過我我心中愛之將何以飲食之乎猶丘中有麻將其

來食白駒縶之維之於焉逍遥之意也國人自欲飲食之見君不能養賢矣○舊説特生之杜其陰至寡不足為往來之芘故賢者去之於義為贅但説孤煢之杜便見得是不能求賢以自輔矣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傳曰周曲也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疏曰獻公詭諸武公稱子好攻戰則國人多喪

矣好喪皆去聲○曰晉獻公詩都絳惠王時○疏曰國人或死行陳或見囚虜是以多喪○曹氏曰左傳莊二十八年晉伐驪戎閔元年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二年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使寺人披伐蒲冬滅虢又襲虞執虞公六年使賈華伐屈八年使里克敗狄于采桑二十三年之間凡十一戰宜其喪亡者多也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獻公嗜殺而不已反禍其子與秦皇漢武略同可不戒哉

葛生蒙楚曰楚木名解見漢廣蘞蔓于野蘞音廉○陸璣疏曰蘞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鳥服其莖葉煑以哺牛除熱予美亡此箋曰所美之人謂其君子也○今曰亡死也誰與獨處

興也婦人指其夫征役所死之地言葛生而蒙覆於

楚木蘞生而蔓延於野猶婦人依託於夫之義也予我所美之人死於此地不得卒於牖下我其誰與乎獨處而已煢然無所依矣○下章變野言域域塋域也謂墓域也知為征夫所死之地陳防有鵲巢云誰侜予美國人指賢者此詩予美亡此婦人指其夫

葛生蒙棘棘解見邶凱風蘞蔓于域傳曰塋域也塋音營墓域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傳曰息止也

角枕粲兮朱氏曰粲華美之貌錦衾爛兮錢氏曰爛鮮明也予美亡此誰

與獨旦

枕華衾鮮思始嫁之具而歎今之獨宿也獨旦獨宿至旦也猶王仲宣詩言獨夜也思者苦夜長而難旦長夜漫漫何時旦與秋天不肯明之意也

夏之日冬之夜朱氏曰夏之日日永之時也冬之夜夜永之時也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箋曰居墳墓也

晝夜長時憂思者難度百歲之後死乃同歸于丘猶後山所謂百年何當窮也亦誓死無他志見唐風之

厚矣○舊說以為思存者味百歲之後歸于其居之辭及上章言瑩墓知為悼亡矣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箋曰室猶塚壙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好去聲○曰晉獻公詩郤絳惠王時○朱氏曰獻公好聽讒觀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羣公子可見矣

采苓采苓音零首陽之巔傳曰首陽山名也○采苓采苓曰苓甘草也○疏曰首陽之山在河東蒲坂縣南○曹氏曰即雷首山也夷齊居於其陽因謂首陽○今曰巔山頂也解見邶簡兮箋曰首陽之上信有

人之爲言苟亦無信（箋曰苟且也）舍旃舍旃（舍音捨○釋文曰旃之也）苟亦無然（今曰然如此也）人之爲言胡得焉

興也雷首山在晉境興所見也其山有苓見采苓者問其何從得之必得於首陽之上喻聽言者必問其所自來也凡人之言語且未可信將舍之而不聽乎亦且不可如此但當考其言何從而得之推其所自來則虛實盡見矣讒言之得行由不問其所由來而遽信之耳漢昭帝悟燕王上書之詐蓋察其書所由

來也

采苦采苦曰苦荼也○解見邶谷風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朱氏曰與許也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今曰葑蔓菁也解見邶谷風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詩緝卷十一

詩緝卷十二

宋　嚴粲　撰

秦　國風

譜曰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山堯時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在荊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汧音牽○疏曰秦今秦州也伯益伯翳聲轉字異猶一人也其後費昌當夏桀之時為湯

御以敗桀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其玄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潏音聿○西漢志曰天水隴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生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朱氏曰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見於詩者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己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蓋雍州土厚水深其民重厚質直不為浮靡以善道之則易以興起以猛驅之則其彊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彊兵力農而成富彊之業也論至於此以見厚重彊直者之可與有為而又以見上之道民不可不謹其所之也

魏唐堯舜禹之故都至是而風亦變則帝王風教中

國禮義蕩然而夷狄秉之故次以秦中國將變於夷矣

車鄰美秦仲也疏曰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謚可稱秦仲始大補傳曰秦仲未為諸侯謂之始大蓋祝其先為大耳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曰秦仲詩宣王時

秦反周之政者也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世道興衰升降之機在是歟

有車鄰鄰傳曰鄰鄰衆車聲○曹氏曰密比之意言車之衆○今曰杜子美詩云車轔轔其字從車

古字通有馬白顛傳曰白顛的顙也○疏曰的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平聲○曰寺人閹官也○疏曰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蘇氏曰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有也

秦仲有車甚衆其車鄰鄰然密比有馬甚多其中有白顙之馬舉一以見其餘也是時又始有寺人閹官未見君子秦仲之時必先令寺人通之然後得見言侍御使令之備也秦前此所未有故詩人美其始有也

阪有漆阪音反○釋地曰可食者曰原陂者曰阪下者曰隰陂音坡○釋曰三者地形雖有高下不平皆可種穀給食陂陀不平而可食者名阪○曹氏曰阪山脅也前地理志隴西有隴坻師古曰隴坻謂隴陂即今之隴山也此郡在隴之西故曰隴西三秦記云其阪九回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秦川然則阪固秦地所有也坻音底隰有栗釋地曰下濕曰隰○漆栗解見定之方中既見君子並坐鼓瑟解見關雎今者不樂音洛逝者其耋音迭○傳曰耋老也八十曰耋○疏曰離卦大耋之嗟注云年踰七十僖九年左傳伯舅耋老服虔云七十曰耋耋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

興也阪則有漆木隰則有栗木猶君國之有禮樂也士之既見此君子秦仲也則與之燕飲相樂並坐而

鼓瑟曰今者若不為樂則自此以往其將老矣言貴生前得意否則虛老歲月耳此彊毅果敢之氣勇於有為已有安能邑邑以待數十百年之意矣秦之能彊者在此而周人之氣象變矣詩記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日不樂逝者其耋悲壯感慨之氣也秦之彊以此而止於為秦者亦以此

阪有桑隰有楊釋木曰楊蒲柳○郭璞曰左傳所謂董澤之蒲○釋曰楊一名蒲柳生澤中可為箭笴笴歌之工○山陰陸氏曰楊今有黄白青赤四種白楊葉圓青楊葉長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黄楊木性堅緻難長俗云歲長一寸閏年倒長一寸易大過云枯楊生稊齊民要術云白楊性勁直堪為屋材寧

折終不曲撓揄性懦軟久無不曲緻音治既見君子並坐鼓簧曰笙之簧也解見鹿鳴

今者不樂逝者其亡錢氏曰亡死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美襄公也驖音鐵○疏曰秦仲生莊公莊公生襄公始命句○箋曰始命命為諸侯也○疏曰秦自非子以來世為附庸未得王命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西之地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疏曰有藩曰園有牆曰囿囿者域養禽獸之所○曰秦襄公詩平王時

平王以秦之救周而命之異時諸夏之憂反生於所救事之倚伏可預料邪是故禦戎以自治為上策

駟驖孔阜傳曰驖驪也○疏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則驪黑色驖者色黑如鐵○朱氏曰阜肥大也六轡在手疏曰每馬兩轡四馬八轡兩驂之內轡納之於觖故在手者六轡耳觖音決

公之媚子朱氏曰媚愛也從公於狩傳曰冬獵曰狩

襄公駕四馬皆鐵色之驖甚肥大矣言馬之良也御者執六轡於手馬之遲速在我言御之良也公所親愛之人從公而往冬狩見便嬖足使令於前也○馬之有轡所以制馬之出入使之隨人意也在手言把握其轡能制馬之遲速惟手之是聽也在如師之耳

目在吾旗鼓之在舊說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之令不從

奉時辰牡傳曰時是日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疏曰皆天官獸人文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謂之時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曰射必中左乃為中殺○董氏曰五御三曰逐禽左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為上殺膘音縹腢音愚詳見車攻舍拔則獲舍拔音捨跋○傳曰拔矢末也○箋曰括也○疏曰以鏃為首故拔為末

襄公田獵之時虞人奉此時節之牡獸驅以待公之發此時牡甚碩大矣公謂御者令左其車以射獸之

左公舍放矢末則應弦而獲其獸曹氏曰所謂命中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傳曰閑習也輶車鸞鑣輶有由二音○鑣音標○傳曰輶輕也○箋曰輕車驅逆之車○疏曰夏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注驅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故知輕車即驅逆之車若君所乘則謂之田車鸞在衡和在軾謂乘車之鸞也此云鸞鑣則鸞在於鑣異於乘車也○朱氏曰鸞鈴也效鸞鳥之聲○今曰鑣馬銜外鐵也載獫歇驕獫音聚歛之歛驕音枵○傳曰獫田犬也○補傳曰毛云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今田犬長喙誠然短喙非田犬也爾雅改歇驕皆從犬以合毛氏不若謂犬性驕逸以車載之所以歇其驕逸也○朱氏曰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

田事已畢遊于北園四馬既調習而閑矣乃以驅逆

之輕車置鸞鈴於馬銜兩旁之鑣載田犬之獫歇其驕逸謂休其足力也田而獲獲而休常事也秦人美之者亦喜其見之新也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曰秦襄公詩平王時

○李氏曰史記秦仲誅西戎西戎殺之宣王召其子莊公與兵七十人使伐西戎破之至殺幽王驪山下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平王封襄公為諸侯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善乎蘇東坡有言云秦民好戰之心囂然而未已

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夫為國家者豈可使其風俗有好戰之心哉觀后稷之稼穡則可以知周家卜世卜年之過其歷觀襄公之使民矜其車甲則可以知秦之傳祚二世而不及其期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者有漸矣○朱氏曰西戎方彊則征伐宜休矣而不休征伐不休則國人宜怨矣而不怨反為詩以美其上而聖人亦有取焉何哉西戎者秦之臣子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以報君父之讎其所以不能自已者豈忿忿之私心哉乃人倫之正天理之發以大義驅其人而戰之敵之之彊弱戰之勝負皆不暇有所顧而惟知仇讎之不可以不復此襄公所以能用其人而秦人所以樂為之用也聖人有取乎此亦春秋大復讎而與討賊之意歟

小戎之詩鋪陳兵車器械之事津津然夸說不已以

婦人閔其君子而猶有鼓勇之意其真秦風也哉

小戎俴收俴音踐前之上濁○傳曰小戎兵車也俴淺也收軫也○疏曰軫車之前後兩端之横木也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兵車言淺軫者對大車平地任載之車為淺也車當輿之内從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大車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軫比之為淺入之升車也自後登之入於車内故以深淺言之

五楘梁輈楘音木輈音舟○傳曰楘歴録也梁輈輈上句衡也録音禄句音鉤○曰五楘者輈上五處以皮束之歴録然有文章也曰梁輈者輈輮如梁也輈者輮也衡者服馬之軛也輮直一木從後軫至前軫稍曲而上以便服馬之進退至衡則駕於衡之上而嚮下句之衡居於輈下而輈形穹窿上曲如屋之梁謂之梁輈懼輈之不堅一輈之上五分其穹每處以皮革束之

游環脅驅曰游環者以環貫驂馬之靷游

移無定處所以止驂馬之外出也曰脅驅者以皮繫衡軫之兩端當服馬之脅所以止驂馬之内入也○疏曰游環在服馬之背上驂馬欲出此環牽之脅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之兩端後繫於軫之兩端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

陰靷鋈續

靷羊晉反鋈音沃○陰曰陰者陰夜也○傳曰陰揜軓也○箋曰揜軓在軾前○今曰以板橫側置車之前及左右三面以陰映車軓故為之陰也軓舊無音言在軾前當音犯字作軓解見匏有苦葉濟盈不濡軓○靷曰陰靷者陰板之上繫驂馬之靷也○傳曰靷所以引也○疏曰靷以皮為之令驂馬引之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馬而已驂馬頸不當衡別為二靷以引車前繫驂馬之頸後繫於車前陰板之上此所謂靷也○鋈續曰鋈者沃也續者靷端續靷之環也鋈續曰以白金灌沃續靷之環也○傳曰鋈白金也續續靷也○疏曰銷此白金以鋈灌靷環非訓鋈為白金也金銀銅鐵總名為金此兵車之飾

或是白銅未必皆白金也㓗言鋈續則作環相續

文茵暢轂

音谷○文茵曰文茵者以虎皮為茵褥車中所坐也○疏曰茵褥也以虎皮為之有文采也○暢轂傳曰暢轂長轂也○說文曰轂輻所湊也○疏曰言長於大車之轂也○今曰考功記輪人為輪注兵車之轂三尺二寸車人為車注大車轂徑尺有五寸○

駕我騏馵

音其注○騏傳曰騏騏文也○疏曰色之青黑者名為綦○馵釋畜曰馬後右足白驤左白馵○疏曰謂後左足也

言念君子

曰婦人謂其夫也

溫其如玉在其板屋

傳曰西戎板屋○疏曰漢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秦之西垂民亦板屋此想君子伐得而居之也

亂我心曲

錢氏曰心之委曲也

國人夸其兵車之善言我兵車其收軫淺短也其輈

輈穹窿上曲如屋之梁五節以皮束之楘謂歷録然有文章也驂馬欲出則有游移之環貫驂之外轡以止其出驂馬欲入則有皮為脅驅繫於衡軫以止其入也又於陰板之上繫驂馬之靷靷端作環相接謂之續以白金鋈灌之也其車中所坐有虎皮文章之茵褥也其貫車輪之轂又暢而長也又駕騏馬及馵馬也婦人言其君子以此車馬往伐西戎我念君子温然如玉今乃在西戎板屋之中思而不得見亂我

心中之委曲也閨門之情若曰戰陣乃武勇者之事而我君子之温然恐其不堪勞苦序所謂閔也

四牡孔阜朱氏駟鐵解曰阜肥大也六轡在手在手解見駟鐵騏駵是中駵音留○箋曰赤身黑鬛曰駵○疏曰釋畜有駵曰駁說者皆以駵為赤色若身鬛俱赤則為騂故為赤身黑鬛○朱氏曰中兩服馬也騧驪是驂騧驪音瓜离○釋畜曰黑喙騧○傳曰黃馬黑喙曰騧○驪解見駟鐵龍盾之合盾純之上○傳曰畫龍於盾也合合而載之○今曰盾干也以木為之畫龍於上○曹氏曰夏官司兵掌五盾注云五盾干櫓之屬先儒以為干櫓伐皆盾也其大者謂之櫓中者謂之伐干盾亦其類也○疏曰合而載之車上以為蔽也鋈以觼軜音決納○疏曰驂馬内轡之末鋈金以為觼馬内

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偪於脅驅内轡不須牽挽故知軜者納驂内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為觼也○朱氏曰觼環之有舌者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朱氏曰西鄙之邑也方何為期朱氏曰方將也胡然我念之

四牡之馬甚肥大矣言馬之良也六轡在手馬之遲速在我言御之良也騏與騮是其中之服馬也騧與驪是其外之驂馬也又以木為干盾畫龍於上合二盾而載之以為車之前蔽也又於軾前以白金鋈其觼環以納驂馬之内轡謂之觼軜也婦人言其君子

以此車馬往伐西戎我念君子温然在西鄙之邑方將何以為歸期乎何為使我念之極也

俴駟孔羣疏曰用淺薄之金以為駟馬之甲○箋曰甚羣言和調也○李氏曰不和則不得羣居

厹矛鋈錞厹音求錞音隊○傳曰厹矛三隅矛也錞鐏也鐏存之去聲徂寸反○疏曰厹矛刃有三角曲禮云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是矛之下端當有鐓也彼注云鋭底曰鐏平底曰鐓言鐓鐏者取類相明非訓為鐏也錞鐓同

蒙伐有苑曰蒙伐者畫蒙雜羽文以為干伐也○傳曰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曰蒙厖也討雜也○疏曰畫雜為之羽以為盾飾夏官司兵掌五盾其名未盡聞也言辯其等則盾有大小襄十年左傳說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為中干干

代皆盾之別名也虒音斯　虎韔鏤膺　韔音暢鏤音漏○傳曰韔弓室也○箋曰鏤刻金飾也○補傳曰韔以虎皮為之而以金鏤飾其膺也膺胷也謂弓室之胷也爾雅金謂之鏤　交韔二弓竹閉緄縢　緄音袞縢○傳曰閉紲也緄繩也縢約也紲音薛○疏曰既夕禮說明器之弓云有柲注云柲弓檠也弛則縛之於弓裏以竹為之竹閉一名柲也紲繫也以繩繫之因名柲為紲所紲之事即緄縢是也謂以繩約弓然後納之韔中也○朱氏曰檠弓體使正也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　厭音淹○傳曰厭厭安靜也　秩秩德音　蘇氏曰秩秩有序也○德音解見假樂

以淺薄之金為駟馬之甲欲其輕而便於馳逐孔羣則駟馬和調也又有三角刃之厹矛其下端平底曰

錞以白金鋈之也又有中干曰伐畫蒙雜鳥羽以為飾苑然有文也又以虎皮為弓室謂之韔以金鏤弓室之冐也又交二弓於韔中顛倒安置之以備壞折也又以竹為弓檠謂之竹閉置弓於柲内以緄繩縢約之然後納之韔中也婦人言其君子以此兵甲往伐西戎我思君子之深既寢又興朝夕未嘗忘也厭厭然安静之良人其德音秩秩然有序何為親此勞苦之事乎亦閔之也○傳以膺為馬帶疏釋之為鏤

冐之鞶即鉤膺也然采芑鉤膺偹革崧高鉤膺濯濯

韓奕鉤膺鏤鍚上下文皆言車馬之飾則膺當為馬

冐之帶此首言虎韔繼言鏤膺下文又言交韔二弓

竹閉緄縢則皆言弓耳不得以此鏤膺為彼鉤膺也

補傳義長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音兼加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曰秦

襄公詩平王時○蘇氏曰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彊勁

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為霜然後堅成可施用於

人秦起於西垂與戎狄雜居本以彊兵富國為先襄公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君子以為未成故其後世狃於利而不知義至商君厲之以法卒以此勝天下既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戾祭義為懆之義○曹氏曰禮者國之幹也有禮則雖弱而猶存無禮則雖彊而必亡昔齊桓公欲取魯仲孫湫曰魯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其後景公患陳氏之偪問於晏子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之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善物也然則禮者豈直威儀文辭之末節而已哉蓋有所謂辯上下而定民志者焉是以先王尚之為國者不可一日而忘也襄公久處戎狄之中以戰爭為國令始命為諸侯土地益廣車甲日多而不知以禮漸變其俗其風聲氣習末流益甚專以詐力取勝終以滅亡詩人識微所以刺焉湫子小反事見閔元年

周弱而緜秦彊而顛由其禮之存亡異焉耳

蒹葭蒼蒼 曰蒹也葭也萑也三物共十一名○蒹曰小者蒹藨荻也一物而三名也釋草云蒹藨釋云蒹一名藨郭璞云江東呼為藨荻似萑而細高數尺陸璣云蒹水草也牛食之令牛肥彊山陰陸氏曰今人以為藨葦因此得名蒹萑之小者菼葦之小者○葭曰大者葭蘆葦也又名華一物而四名也解見豳七月○萑曰中者菼薍萑也又名騅一物而四名也解見豳七月菼覃之上濁薍頑之去萑音完○今曰此詩蒹葭舉小與大者言之豳風萑葦舉中與大者言之三物皆待霜凝戾而後可用三物共十一名說者多混而難考故辯之○傳曰蒼蒼盛也 白露為霜所謂伊人 陳氏曰伊人斥襄公也 在水一方 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曹氏曰秦地在黃河之西言其僻處西河不與中國通其朝聘會盟孤陋而無

與也

遡洄從之遡洄音素回○傳曰逆流而上曰遡洄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傳曰順流而涉曰遡游宛在水中央箋曰宛坐見貌

興也蒹葭雖蒼蒼然盛必待白露凝戾為霜然後堅實譬秦雖彊盛勁健必用周禮然後堅固也伊人指襄公也在水一方謂水中別一所在也喻襄公僻處一隅陷溺於夷狄之俗不聞中國之禮義也將使之逆流而工以往求攸濟歟則路險阻而且長遠喻其狃於功利以道為遠而難致必不能彊勉而行之也

將使之順流以涉而聽其所止歟則宛然唯在水之中央喻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終夷狄而已矣道本非遠而秦人以為遠所謂安能邑邑以待數百十年而為帝王也故詩人因秦人之意以道阻且長言之

蒹葭淒淒音妻本亦作萋○傳曰淒淒猶蒼蒼也白露未晞音希○傳曰晞乾也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音眉○釋水曰水草交為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傳曰躋升也○箋曰升者言其難至如升阪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音遲○傳曰坻小渚也○釋水曰小沚曰坻○疏曰傳以渚易知故繫渚言之○甫田箋曰坻水中之高地也

白露未晞則未為霜也蒹葭雖淒淒然盛不適於用也

蒹葭采采朱氏曰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音俟上濁○曰涘厓也解見王葛藟遡洄從之道阻且右疏曰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右是迂迴難至也其左亦迂迴右取韻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音止○傳曰小渚曰沚

白露未已亦未為霜也蒹葭雖可采而不適於用也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曰秦襄公詩平王時○歐陽曰按史記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以岐西之地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取周餘民而有之地至岐蓋自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朱氏曰襄公雖未能遷有周地然既有天子之命矣穀梁子云王者無外命之則成矣○補傳曰周地雖有王命尚為戎有戒其無負天子之託而勸其必取也

終南何有

傳曰周之名山中南也○疏曰昭四年左傳云荆山中南九州之險此一名中南也○李

氏曰終南西距鳳翔武功北距萬年長安**有條有梅**條傳曰條稻也稻音叨○釋木曰稻山榎榎音假擯同○郭璞曰今之山楸○陸璣曰皮葉白色亦白宜為車板○梅釋木曰梅柟柟音髯○郭璞曰似杏實酢酢音醋酸也**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曰狐白裘也錦衣狐白裘諸侯在天子朝廷之服其歸在國則不服之○疏曰白狐毛為裘其上加錦衣以為裼其上又加皮弁服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褧衣裳錦褧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歟凡裼衣象裘色也是鄭以錦衣之上有皮弁服也正以錦文大著上有衣衣象裘裘是狐白則上亦白皮弁服以白布為之衣之白者惟皮弁服耳玉藻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諸侯與其臣服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論語云素衣麑裘云素衣諸侯視朔之

服諸侯在國視朔及受鄰國之聘其皮弁服皆服麑裘不服狐白此言裘為朝廷之服者謂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服耳諸侯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不服之知視朔受聘服麑裘此美其受賜而歸故言錦衣狐裘

顔如渥丹箋曰渥厚漬也○今曰邶簡兮赫如渥赭其君也哉朱氏曰言容貌衣服稱其為君也

賦也周都豐鎬面對終南故天保祝君斯干考室節南山刺師尹皆指此山也平王以岐西之地賜襄公岐西之地其名山莫如終南舉終南則可以該岐西北終南山其中何所有乎有條又有梅地有名山山

多材木誇言雍州之為上腴隩區也以素錦為裼衣其下有狐白裘諸侯之服也顔如厚漬之丹容貌之盛也言岐西山高木茂氣象葱鬱我襄公自周受命而歸其將被顯服正顔色儼然君臨於此土也哉其者將然之辭哉者疑而未定之辭天子賜之則為其有矣猶為疑之之辭未能取之也此所以戒勸之而勉其為必取之計也君哉舜也有歎美不盡之意與君王哉有諷諫不盡之意其君也哉有戒勸不盡之

意○前地理志終南在武功縣東張衡西京賦云於前則終南太一李善云終南南山之總名太一一山之别號耳是終南在長安之南也豐鎬在長安之西而近李善引説文云鎬在上林苑中故長樂劉氏云終南在鎬京之南也以其在南故云南山班固西都賦云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太華雖高而在東不若終南在前舉頭則見故周多以南山言之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程子曰紀稜角堂平寛○傳曰堂畢道平如堂也○箋曰畢終南山

之道　君子至止黻衣繡裳黻音弗○傳曰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朱氏曰黻之狀亞兩已相戾也○疏曰黻皆在裳衣大名言衣與裳異其文耳　佩玉將將音鏘○朱氏曰將將佩玉聲　壽考不忘補傳曰戒之無忘乃勸之必取也

終南有廉角處又有平寛處亦誇言其山之美也言此土地命服出於天子之賜襄公宜壽考而勿忘也亦勸戒之也○說者多以山有草木為興有條有梅其說猶可通至紀堂則無說矣今考詩中凡一句各指一物者興也蓋興則意在於物故每句中專指其

一以寓丁寧之意如山有榛隰有苓之類是也凡一
句疊言二物者皆賦也蓋賦則敷陳其物之多意在
有之一字而不在於所指之物故疊言之如有熊有
羆但言獸之多有鱣有鮪但言魚之多有驪有黄但
言馬之多别無興也此詩不泛説山而指終南正是
平王所賜之地詩人之意在終南不在條梅紀堂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黄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穆公詩襄王時○疏曰穆公任好德公之子於襄公為玄孫之子左傳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黄鳥殺人以葬環其左右曰殉不刺康公而刺穆公是穆公命從已死此人乃自殺從之任音壬○朱氏曰春秋傳云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遺世猶貽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又按史記秦武公卒以人從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特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為非也嗚呼俗之敝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董氏曰陳乾昔魏顆從其治命不以為殉君子美之康公得無罪乎

詩人方責穆公死而棄民故舉其重者乾音干○東坡蘇氏和陶淵明三良詩曰此生泰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

此秦夷狄之俗雖居我岐豐變於夷矣

交交黃鳥李氏曰交交飛而往來之貌○曹氏曰黃鳥聲音顏色之美人所愛悅猶三良為人之所愛也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車音居○傳曰子車氏奄息名維此奄息百夫之特王氏曰特特出也臨其穴箋曰穴壙也惴惴其慄傳曰惴惴

懼也○箋曰慄悼也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殲音尖徐音纖○傳曰殲盡也○今考莊十七年經書齊師殲于遂注云盡殺之也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三良爲國人所愛猶黃鳥然黃鳥交交然飛而往來止於棘木得其所也今良臣從死非其所也誰從穆公死乎有子車氏名奄息也此奄息乃百夫之中特出者而乃從死是可惜也秦人傷之臨其壙穴之上惴惴然恐懼而悼慄呼天而愬之曰盡殺我善人乎此奄息之死若可以他人贖代之則當以百人

之身贖之言百人不如一賢也奄息爲百夫之特故願以百身贖之朱氏曰三人死非其義詩人特哀之而已死不爲義不足美也

交交黄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音航○箋曰仲行字也○疏曰傳以奄息爲名仲行亦名維此仲行百夫之防曹氏曰言其壯勇可禦百夫之侮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殱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鍼音鈐○疏曰鍼虎亦名維此鍼虎百夫之禦今曰禦猶防也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

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疏曰康公罃穆公任好子罃音鸎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曰秦康公詩襄王時

康公本心既失無所不薄也觀此詩見棄而不忘君知其人之賢矣

鴥彼晨風鴥音聿○傳曰鴥疾飛貌○釋鳥曰鸇晨風鸇音氈○陸璣曰似鷂黃色燕頷句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句音鈎○山陰陸氏曰列子云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鸇

也禽經云颸好風鶂好雨今鸇亦去來有時○程子曰以晨風興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鬱彼北林傳曰鬱積也北林林名也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興也此穆公舊臣所作言晨風之鳥鴥然疾飛入于鬱積茂盛之北林喻已初慕秦國之盛大而趨赴之也今穆公死而康公立我舊臣廢棄不用不得親近進見拳拳之忠日望君之召已故言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然不忘其敬也望之久而杳然無聞故問之云如何乎如何乎復歎多是不記憶我矣言不復得

見也此所謂予日望之而王莫予追也

山有苞櫟 音歷○櫟柞櫟也橡斗也○釋木曰櫟其實梂梂音求臼○釋曰梂盛實之房也○孫炎曰櫟實橡也○陸璣曰秦人謂柞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即橡斗也言有梂彙自裹椒㯫之屬也其子房生為梂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木蓼也此秦詩宜從方士之言柞櫟是也東海及徐州謂之木蓮其葉始生食之味辛其梂子八月中成搏以為燭明如胡麻燭研以為羹肥如胡麻羹㯫音殺○今曰詩有二柞櫟唐鴇羽苞栩亦曰柞櫟其子曰皂斗與此相似苞櫟見唐鴇羽

隰有六駮 音剝○疏曰郭璞引山海經云有獸名駮如白馬黑尾鋸牙音如鼓食虎豹陸璣疏云駮馬梓榆也其木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

未見

君子憂心靡樂音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山有叢生之柞櫟隰有駮木其數六山隰有草木可以大國而無賢人乎

山有苞棣傳曰棣唐棣也○解見何彼穠矣隰有樹檖音遂○釋木曰檖赤羅○郭璞曰今楊檖也○陸璣曰一名山梨實如梨但小而酸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極有脆美者○山陰陸氏曰其文細密如羅故曰羅又有白者赤羅文棘白羅文緩雖皆文木赤羅爲上未見君子憂心如醉今曰昏而不醒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詩記曰秦之寡恩於晨風權輿二詩見之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好去聲亟用兵亟音器○疏曰康公以文七年即位十八年卒按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于經傳者已如是是其好攻戰也令平聲而不與民同欲焉令曰秦康公詩頌王時○朱氏曰襄公以王命攘戎狄報君父之讎故征伐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令狐河曲之戰脩私怨逞小忿故好攻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

今考康公唯初年令狐之役在襄王時辛丑魯文七襄三十二其後伐晉甲辰魯文十頃二戰河曲丙午魯文十二頃四皆頃王時此詩刺亟用兵則不在令狐初戰之時矣補圖列之襄王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今曰子者行伍相爾汝也○傳曰袍襺也襺古顯反亦作𧝓○疏曰玉藻云纊為襺緼為袍純用新緜名為襺雜用舊絮為袍王于興師六月箋曰于曰也脩我戈矛戈解見候人○傳曰矛長二丈○疏曰謂酋矛也夷矛長二丈四尺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言興師之用二丈之矛○今曰不必專指為酋矛也與子同仇陳氏曰仇怨也

秦人苦康公之亟用兵而述古以刺之謂古者戍役在行陳之間語其同事者曰吾君豈以汝無衣而與汝同袍乎然有王命以興師則脩治戈矛與汝同其仇怨而不敢憚也謂不必遺衣以為惠而大義自不

可違耳此述襄公之事也今康公非有王命而逞私忿豈衆心之所同哉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箋曰澤褻衣近汙垢○朱氏曰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垢澤故謂之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箋曰戟車戟常也○疏曰常長丈六與子偕作傳曰作起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傳曰行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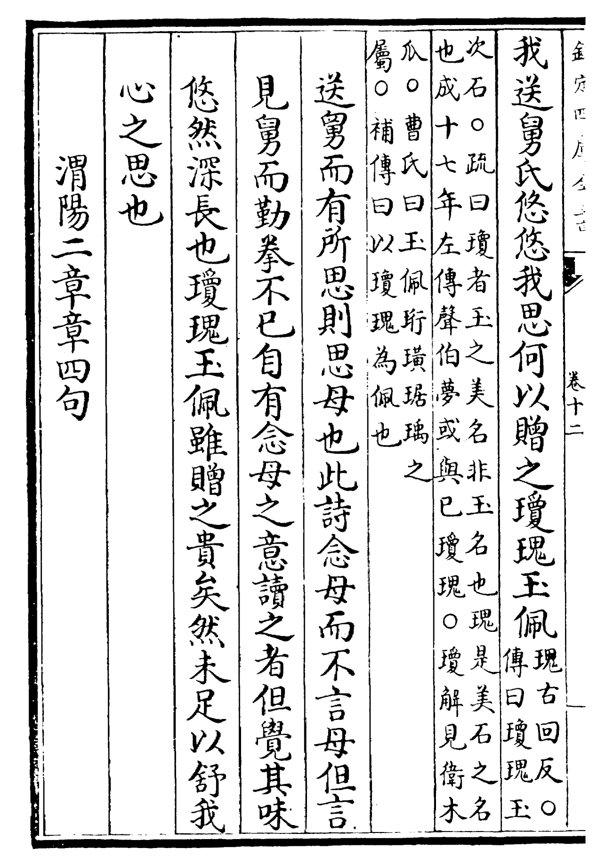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麗音離　難去聲）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大子（大音泰）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曰秦康公詩襄王時○范氏曰見舅而思其母此人之情也人能充是心則孝亦無不至矣若康公者未能充之也然其以是心而作是詩亦足以為孝矣）

念母者康公之良心也既而不能自克亟脩晉怨此之謂失其本心

我送舅氏釋親曰母之昆弟曰舅曰至渭陽箋曰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于咸陽之北○疏曰雍在渭南○穀梁傳曰水北為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乘去聲○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朱氏曰四馬皆黃也

送舅涉渭至水之北送之遠也何以贈舅氏乎唯路車乘馬而已歟然猶以為薄意有餘也如采菽云雖無予之路車乘馬也見殷勤繾綣于舅而思母之意隱然于不言之中矣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瑰古回反○傳曰瓊瑰玉次石○疏曰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是美石之名也成十七年左傳聲伯夢或與已瓊瑰○瓊解見衛木瓜○曹氏曰玉佩珩璜琚瑀之屬○補傳曰以瓊瑰為佩也

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此詩念母而不言母但言見舅而勤拳不已自有念母之意讀之者但覺其味悠然深長也瓊瑰玉佩雖贈之貴矣然未足以舒我心之思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曰秦康公詩襄王時

由伐木而觀晨風權輿周秦氣象判然矣

於我乎句夏屋渠渠傳曰夏大也○蘇氏曰渠渠深廣也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句○于音吁不承權輿傳曰承繼也○釋詁曰權輿始也○陳氏曰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

言康公其初之待我在渠渠然深廣之大屋其後待賢之意寖衰供億寖薄賢者每食而無餘即飲食一

節以見其待賢之意也衰非責其禮也於是歎之言不能承繼其始也朱氏曰楚王戊不設醴穆生去之曰豈為區區之禮哉

於我乎句每食四簋疏曰簋是瓦器亦是木為之圓曰簋內方外圓也以盛黍稷方曰簠內圓外方也以貯稻粱皆容一斗二升公食大夫禮是國君與聘客禮食故宰夫設黍稷六簋今惟四簋蓋謂之每食則燕食耳非禮食也令也每食不飽于嗟乎句不承權輿李氏曰不飽非特無餘矣見有始無終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詩緝卷十二

謹案卷十一第一頁前六行其孫穆侯刊本侯訛

叔據詩譜改

第一頁後一行河東平陽注云堯都也在平河之

陽案此注係應劭語非班固原注注字上疑脫

應劭二字

第三頁後四行過此月則嵗將暮刊本則訛在據

毛詩疏改

第七頁後五行方俗無名此為栲者刊本俗訛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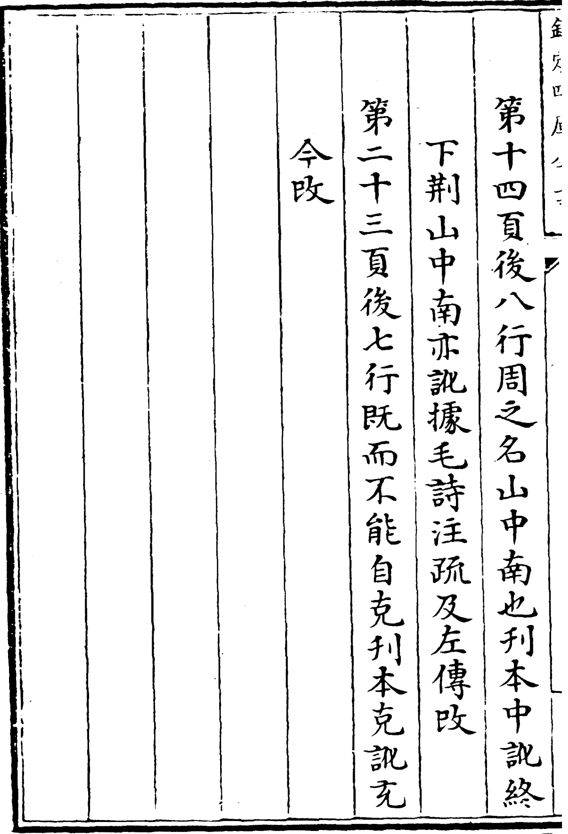
據毛詩疏改

第十二頁後三行龠二為合刋本二訛十據漢書律志合龠為合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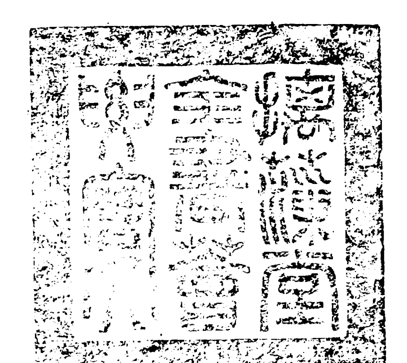
第十七頁前七行祛者袂口也刋本袂訛祛據禮記王藻注改

第二十頁前二行稻即今南方所食稻米粱粟類也刋本南下脫方字粟下行白字據朱子詩傳增刪

第二十五頁前八行疏曰刋本疏下衍氏字案此
所引係唐譜疏今據删
第二十八頁前四行葤蔓菁也刋本葤上衍苢字
今删
卷十二第七頁後八行此兵車之飾刋本飾訛節
據毛詩疏改
第十頁前六行翿翳也刋本翳訛翽據詩毛傳
改



第十四頁後八行周之名山中南也刊本中訛終
下荆山中南亦訛據毛詩注疏及左傳改
第二十三頁後七行既而不能自克刊本克訛充
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梅

謄録監生臣湯汝梅